

# 女性群体的自我言说

## ——论《方舟》中的集体型叙述声音

赵新月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方舟》中的荆华、柳泉、梁倩等三人通过轮流发言的“轮言”形式,发出了集体型叙述声音。小说叙述者将位于职场中的女性群体视角作为主要的观察视角,提供了女性观察社会的双重视角。小说通过三位女性不同的观察,在作者型叙述声音与集体型叙述声音之间相互转换,诉说了新时期知识分子女性在追求人格独立、实现自我价值过程中的种种困境,发出了“为女人干杯”的呐喊与对“两性和谐”的祈愿,实现了与历史长河中的女性群体声音的呼应。

**关键词:**《方舟》;集体型叙述声音;张洁

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65(2025)01-0030-04

张洁的中篇小说《方舟》在新时期女性文学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它被认为是新时期最早具有原始的、朴素的女性主义意识的文本,不仅描绘出与男性世界对抗的女性群体形象,更挖掘出了女性的独立人格。对这部经典中篇小说的研究已数不胜数,研究者们对其中的女性意识、女性形象、女性生存困境等展开详尽的分析,但《方舟》中呈现出的叙述声音现象依然值得关注。苏珊·S·兰瑟(Susan Sniader Lanser)从“性别维度来界定和考察叙事学中的声音,通过叙述声音来分析女性的权利诉求”<sup>[1]</sup>。王蕙则以此理论为基础,认为张洁灵活地变换叙述视角,选择集体型叙述声音,是为了表达其凸显“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创作意图”<sup>[2]</sup>。但张洁选择集体型叙述声音的意义并非仅限于此,三位女主人公通过“轮言”的方式,发出了女性群体的声音,传达出20世纪80年代知识女性独有的声音:女性在追求人格独立、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上,极易认同男性价值体系,从而漠视自我性别特征,陷入自我雄化的困境。

兰瑟提出三种叙述声音模式:个人型叙述声音(personal)、作者型叙述声音(authorial)和集体型叙述声音(communal)。兰瑟用个人型叙述声音来“表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sup>[3]20</sup>。作者型叙述声音是表示一种集体的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集体型叙述声音被认为是指“一系列的行为,它们或者表达了一种群体的共同声音,或者表达了各种声音的集合”<sup>[3]22</sup>。它是一种“以女性作为叙述主体,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女性作为主要

的发言者,在文本中形成一定规模的女性叙述权威”<sup>[4]16</sup>。她将集体型叙述声音分为三种表现形式,即“某叙述者代某群体发言的‘单言’(singular)形式,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simultaneous)形式和群体中的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sequential)形式”<sup>[3]23</sup>。这种以性别特征作为群组标志的集体型叙述声音常常出现在边缘群体和受压制群体的小说中,如女性作家的创作。她们以描写女性群体生活为对象,并以不同女性人物发言为主要叙述内容,从群体内部揭示女性群体所受的压制与伤害,以群体发声的方式强化作者的叙述权威,《方舟》便是集体型叙述声音的代表性作品。

### 一、女性境遇的自我言说

《方舟》中的叙述者运用作者型叙述声音,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述故事,由叙述者及多个人物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叙述声音对新时期知识女性的人生困境展开了述说,从而使《方舟》形成了集体型叙述声音。小说通过三位知识分子女性的自我言说,展示出女性的生存境遇,她们在泥沼般的婚姻中挣扎、反抗,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中寻求独立的私人空间。

#### (一)女性在婚姻中的自我挣扎

荆华、梁倩和柳泉三人都有着不幸的婚姻。荆华的前夫是森林工人,她回忆前夫时,想起来的不是他的面貌,而是拳头和大蒜味,这足见其粗暴、蛮横和邋遢。荆华是为了养活父亲和妹妹才选择嫁给前夫,荆华婚姻的不幸,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她择偶时的无奈。梁倩因爱而嫁给白复山,但很快两人就陷

收稿日期:2024-04-11

作者简介:赵新月(1998—),女,四川岳池人,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现当代文学。

入了相看两厌的境地。白复山视婚姻为买卖，利用梁倩父亲的名义谋取私利，因梁倩拒绝白复山面见父亲的要求，他便暗地阻扰梁倩电影的上映。柳泉的前夫以蒙蒙为人质，两人的离婚案几乎将柳泉折磨出了精神病。叙述者感叹道“哪个人的离婚，不是一场身败名裂、死去活来的搏斗啊！”<sup>[5]13</sup>无论是小说人物的叙述声音还是叙述者的叙述声音，无不表达出对丈夫们的失望，对婚姻的恐惧。在叙述者看来，女性，特别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常常对现状感到不满，对现实的厌烦更让她们怀念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叙述者调侃梁倩为风干的香肠，梁倩的巨大变化也是荆华和柳泉的真实写照。三位人物的叙述声音虽有不同，但都传达出对婚姻无望和怀念过去的感叹。

## (二)女性私人空间的难以获得

女性渴望私人空间，却总是被侵扰。柳泉因为没有房子，放弃了对蒙蒙的抚养权，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叙述者如此描述柳泉的心理：“房子！房子！柳泉多么需要一间房子。那一阵子，她想房子想得简直要生病了。”<sup>[5]52</sup>柳泉对房子的渴望实际上也是她对独立空间的渴望。梁倩解决了柳泉和荆华的住房问题，但白复山却时常闯入其中。叙述者称白复山为“文雅的侵略者”<sup>[5]19</sup>，嘲讽之意尽在其中。在白复山眼里，他有权随意进出梁倩的房子。白复山的横行霸道侵犯了荆华和柳泉的私人空间。“四人帮”横行的时期，荆华和柳泉被视为重点清查对象，只因她们是离过婚的单身女性。居委会贾主任对荆华说：“你们家的母猫，招得咱们院子里大大小小的六只公猫都不得安生呢！”<sup>[5]18</sup>贾主任以猫喻人，字字句句都透露着对荆华和柳泉两人隐私的窥探。由此可知，女性想要获得私人空间是何等的艰难，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所说“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上一间自己的房间”<sup>[6]</sup>。女性想要创作就必须要有经济实力和独立空间，而小说中的三位女性，除了梁倩经济较为宽裕外，荆华和柳泉都过着省吃俭用的日子，工作时忙得鸡飞狗跳，回家后还要谨防贾主任的窥视。女性的独居生活总是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甚至受到侵扰。

《方舟》中的三位女性都是处于不惑之年、有着丰富生活经验的知识女性。张洁对荆华、柳泉和梁倩的年龄设定，是为突出她们对过去生活模式的否定和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对婚姻生活的重新反思、对私人空间的努力追求，这是她们独立女人身份的体现，这也使得《方舟》所呈现出的女性境遇，即

女性因拒绝认同男性提供的依附标准和价值尺度而遭到排斥和压迫，具有普遍意义。

## 二、“为女人干杯”的呐喊

《方舟》中的三位女性人物被叙述者赋予平等而有差异的声音，三人共同建构了一个集体的女性声音“我们”。“我们”懂得女性在实现自我价值与追求独立人格的道路上所遭遇的荆棘与苦楚，因此，“我们”也懂得“为女人干杯”呐喊中所饱含的血泪。

### (一)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女性干杯

荆华、梁倩和柳泉都是高材生，但她们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总是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梁倩为了拍摄电影的外景，忍受了十个月的蚊虫叮咬和风吹日晒，耗费了巨大的心血，但人们却认为她靠的是她父亲的招牌，否认梁倩自身的努力。而梁倩最在乎的是能否传达出艺术创造的真髓，“她希望自己有锋利的牙齿，将那束缚她的茧咬破，从而达到艺术上新的境界”<sup>[5]25-26</sup>。叙述者通过人物声音传达出梁倩的理想追求。荆华因冒尖的论文得到了理论界泰斗的赞赏，但也因此招来了非议，受到署名为“评论员”的抨击和批判，她也因“刀疤脸”同事的算计，在座谈会上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下午。当荆华因此而忿然时，梁倩却鼓励荆华继续写下去，叙述者透过梁倩的心理如此写道“荆华的精神却会永远站着，她一定会在什么史上留下一笔”<sup>[5]74</sup>。叙述者的声音与人物声音融为一体，一致肯定荆华的才能与价值。如果说荆华和梁倩两人受到的阻碍是排除了性别因素，那么柳泉在工作上遭受到的性骚扰则反映了女性在职场上的普遍困境。

作为英语系的高材生，柳泉有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过硬的业务能力。钱秀英在和外宾交谈时，把崇祯皇帝从明朝挪到清朝，犯了知识性错误，而柳泉却能将领导风趣话里的妙趣准确无误地传达给美国代表团。但无论是模样、工作能力和为人处世都比钱秀英强的柳泉却总是被刁难。柳泉被魏经理调戏时，叙述者发出这样的感叹：“人只知丑是一种不幸，并不知美也会成为一种不幸。”<sup>[5]15</sup>在这一段叙述中，叙述者指出女性被置于“他者”的尴尬处境：女性似乎成了一件任人赏玩的商品，丑陋的女性如同有瑕疵的商品一样不被人们喜爱，漂亮的女性则宛如美丽的商品让人垂涎三尺。三位女性人物叙述声音的内容虽然各不相同，但却传达出一个共同的理念，即女性也有自我价值。

梁倩、柳泉和荆华的故事虽由不同的叙述声音代言，但又因为其女性命运的相似而组成为统一的

集体型叙述声音。叙述者将她们的共同心声在不同的叙事情况下发散开来,从女人们相似的生命历程中发出集体型的叙述声音:“女人要面对的是两个世界。能够有所作为的女人,一定得比男人更强大才行。”<sup>[5]119</sup>张洁通过《方舟》中的不同女性叙述声音展现出新时期知识女性面临的共同难题。对于她们而言,担忧的不是工作带来的挑战,而是工作过程中被迫害、工作成果被消解的无奈。正如有学者所言,“在苦涩的‘为了女人,干杯!’的艰难努力和自觉行为中,包含了卡夫卡式绝望中的希望”<sup>[7]</sup>。

## (二)为追求独立人格的女性干杯

荆华、柳泉和梁倩三人对婚姻的决择、对事业的追求都是她们独立人格的体现,但自我雄化却是她们在那个年代不得不付出的惨痛代价。三位女性都有着独立的人格,对事业极为上心,其中梁倩最甚。外景拍摄时,梁倩偶然透过工作间的隔音玻璃看见了苍白、干瘪、横眉立目的自己,如同一个老太婆。梁倩没时间保养自己,甚至连儿子澄澄也和她疏远了,但梁倩心底始终有个声音“艺术家是不死的,他活在自己的作品里”<sup>[5]73</sup>。梁倩在电影中找到了人生价值,她把事业的成功看作是女性人格独立、赢得尊重的重要砝码。小说人物的叙述声音呈现出对女性追求独立人格、追求事业成功的绝对肯定与支持。与此同时,小说中的男性角色也被赋予了发声的权力,叙述者如此描述白复山的内心活动:“白复山看不出梁倩有什么惊人之才,她不过死用工罢了。就算她能折腾出来一点什么,后来的人也会很快地超过她,如同他自己拉琴就是这个下场。”<sup>[5]30</sup>纵观全文,叙述者对白复山常常是采用讥诮和冷眼的态度,由此看出叙述者实际上并不赞成白复山的这番言论,反而是愈加认可梁倩的付出。梁倩、荆华和柳泉三位知识女性都在追求独立人格,但她们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雄化问题。艰苦的下放生活和婚姻生活磨炼了荆华的意志,也消磨了荆华作为小女人的心。从前会穿漂亮连衣裙的梁倩,如今连“银耳珍珠霜”都没耐心擦。三人不约而同的抽烟行为是对男性群体行为的模仿,隐喻着她们“自觉消弭了性别角色”<sup>[8]</sup>。可事实上,她们真的愿意自我雄化吗?“她多么愿意做一个女人,做一个被人疼爱,也疼爱别人的女人啊。”<sup>[5]20</sup>叙述者通过对荆华内心活动的叙述,道出三位女性人物的真实声音:没有女人愿意自我雄化。正如戴锦华所言:“生存于文明社群中的女人争夺女性话语可能的努力,常立刻遭遇到被迫化装成男性的所谓‘花木兰式境遇’之上。因为

我们无法在男权文化的天空之下另辟苍穹/另一种语言系统。”<sup>[9]</sup>荆华、梁倩和柳泉想要在男权社会中争夺一席之地,就不得不认同男性价值体系,消解自我的女性特征。但无论是叙述者的叙述声音还是小说人物的叙述声音,都表现出对女性雄化的悲哀与无奈,从而形成一种集体型叙述。对三人而言,“‘雄化’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救方式”<sup>[10]</sup>。

由此可见,《方舟》是集体型和作者型叙述声音完美结合的文本典范。小说以作者型叙述声音贯穿文本始末,但叙述者早已内化于“她们”的集体中,文中用第三人称“她们”来讲述故事,表达了叙述者对三位女性行为的深度认同,也传达出女性群体的集体型叙述声音。

## 三、对“两性和谐”的祈愿

《方舟》里的三位女性组成的女性联盟象征着一个女性之家,共同抵挡来自男权社会的打压与排斥。但她们并非与男性水火不容,反而通过女性人物叙述的声音表达出对男性关怀的期许,对“两性和谐”的祈愿。

三位女性因反对男性暴戾而结成女性同盟,但“两性和谐”的社会才是女性的心中所愿。荆华从睡梦中醒来,因久治不愈的腰痛而思索到两性关系,小说通过人物的叙述声音,传达出对男女两性关系问题的反思。“荆华似乎觉得一个‘母马驾辕’的时期好象就要到来。”<sup>[5]2</sup>若是女性与男性完全相同,那么就会磨灭女性本身的特质,女性的自我雄化本质上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当荆华卸完煤,因腰痛累倒在地板上动弹不得时,她也渴望能够有一双强有力的臂膀将她抱起来。荆华的内心深处依旧渴望着男性关怀,但前夫的暴力与羞辱,让她惧怕婚姻。梁倩愿意为心爱之人经常搽用“银耳珍珠霜”,但已经没有人值得她如此做了。柳泉在借用电话被拒时如此说道,“我应该结婚,找个屁股冒烟、家里有电话的丈夫,那就不会受这个气了”<sup>[5]110</sup>。柳泉说的话虽然掺杂着赌气成分,但从人物叙述声音的内容来看,柳泉依然对婚姻抱有一丝期许。叙述者对三人中情感较为脆弱的柳泉进行了嘲讽,认为柳泉试图通过假想来解决问题。当柳泉和荆华撞破白复山给梁倩暗中使绊的计谋时,荆华斜望着柳泉低声说道,“这就是一个丈夫”<sup>[5]112</sup>。荆华的揶揄之意溢于言表。无论是人物叙述声音还是叙述者声音都反对柳泉将丈夫视为救星的想法。叙述者以“轮言”的形式,叙述了荆华、柳泉和梁倩各自与男性交往的痛苦经历,但她们并非拒绝男性的关怀,也并非要建立

驱逐男性的女儿国，而是想要一个“两性和谐”的现实世界。荆华希望自己能像老安一样遇到合适的伴侣，柳泉羡慕朱桢祥与妻子的感情状态。老安、老董科长、朱桢祥三位男性人物与魏经理、白复山、谢昆生、铁司机等男性人物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存在为女性构想“两性和谐”的世界增添了一抹暖色。文末蒙蒙为三位女性举杯的行为，更是让作者将构想“两性和谐”的期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叙述者如此描述：“等蒙蒙这一代人长大，成为真正的男子汉的时候，但愿他们能够懂得：做一个女人，真难！”<sup>[5]137</sup>此刻，叙述者的叙述声音与女性人物叙述声音融为一体，形成女性群体叙述声音：女性欲依靠男性而不得，她们在争取独立过程中自怜自艾却又无可奈何，祈望真正的男子汉参与其中，共同建构出“两性和谐”的世界。

在小说中，无论是人物还是叙述者，都统一于人物的视角和情感，展现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挣扎，但通过对人物近距离观察的方式，又透露出女性对男性的期望，同时通过女性人物的叙述声音也强调出女性对“两性和谐”的祈愿。因此，在表层文本上，小说展现出女性对男权社会的不满与反抗，共同组成女性之家的小小方舟。但在其潜文本中，则表达出女性并非沉溺于一叶方舟之中，她们希望获得男性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希望与男性携手创造“两性和谐”的社会。

#### 四、余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女性作家选择创作集体型叙述声音文本，以此发出女性群体声音。1923年，庐隐的《海滨故人》“以少女学生群体为描写对象，形成了由不同个性女性人物声音共同组成的集体型叙述声音”<sup>[4]139</sup>，诉说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女性在爱情与事业中的两难困境，即陷入游戏人生与回归家庭的两难境地。1928年，丁玲在《暑假中》描写了女校中五个女生的生活，呈现了女教师之间的同性恋爱及其孤独苦闷。丁玲试图写出真实的同性之爱，但她无法准确地表达“来自女性生命深处犯禁的体验”<sup>[11]288</sup>。

五四文学运动之后，革命文学占据文坛主要地位，女性意识让位于民族意识。“从‘人’到‘女人’的道路不但没有走通，甚至连‘人’的意识也逐渐消融在了复杂的历史政治环境中。”<sup>[12]</sup>庐隐、丁玲通过集体型叙述声音表现出女性主体性的觉醒与追求自我的无奈，但很快就受到了压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女半边天，男女都一样”的口号更是造成了女

性对自己性别意识的漠然，更无女性群体声音。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呼声极为强烈，但正如贺桂梅所言，“1980年代的‘女性文学’范畴大致是一个人道主义理论脉络上范畴，而非以反抗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范畴”<sup>[13]</sup>。谌容的《人到中年》遮蔽了陆文婷作为妻子、母亲、职业女性等性别身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所遭遇的困境，存在着文本与性别认知的错位。但张洁在《方舟》的题记处便写下让人振聋发聩的文字：“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sup>[5]1</sup>《方舟》在与人道主义的“同路”中走向了“交叉小径的花园”，它着力的不是人的话语，而是女性的自我探索。小说将人们脑海中“男女平等”的神话猛然击碎，展现出女性生存的真实困境。

从五四到新时期，小说中的女性声音虽然微弱，但正如兰瑟所言：“那些把自己定位为边缘化种族或边缘政治团体成员的女性纷纷拿起笔，采用蕴含着各自不同、却又能引起相互之间共鸣的个人化叙述声音来展示她们的社群或团体。”<sup>[3]297</sup>她们犹如荒野上成片的芦苇，发出窸窸窣窣的集体声音，昭示着女性群体的反抗。

#### 【参考文献】

- [1] 韩笑. 苏珊·S·兰瑟的叙述声音理论研究[D]. 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21.
- [2] 王蕙.《方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J]. 牡丹,2015(18):21-22.
- [3] 苏珊·S·兰瑟.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 黄必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4] 舒凌鸿. 女性言说的自由与禁忌:中国现代女作家小说叙述声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5] 张洁. 方舟[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 [6] 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房间[M]. 贾辉丰,译. 北京:商务出版社,2012;5.
- [7] 荒林. 女性的自觉与局限:张洁小说知识女性形象[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49-55.
- [8] 刘卫东.“女性之家”的诞生与“姐妹情谊”的想象:“家原型”视角中张洁的《方舟》[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3):73-79.
- [9] 戴锦华. 电影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10] 万莹琪,孔岩. 女性的救赎与解放之路:张洁小说《方舟》的女性意识分析[J]. 菏泽学院学报,2023,45(3):95-99.
- [11] 刘传霞. 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社,2007.
- [12] 王颖. 从“人”到“女人”的历史性突围:重评张洁《方舟》的文学史意义[J]. 东方论坛,2007(1):40-44.
- [13] 贺桂梅.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历史轮廓[J].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9(2):17-28.

【执行编辑:邓婕】